

拂晓时节

● 沧桑三部曲之一
● 石果著

重庆出版社

I247.5
3253
3

沧桑三部曲之一

拂晓时节

石 果 著

重 庆 出 版 社

1988年·重庆

责任编辑 戚鸿才
封面设计 吴庆谕
技术设计 寇小平

石 果 著

拂晓时节——沧桑三部曲之一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（重庆长江二路205号）
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电力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8.375 插页1 字数382千
1988年9月第一版 1988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1,450

*

ISBN 7-5366-0571-4/1·126

定价：4.60元

(一)

贵州北部，简称黔北。

大娄山是这里有名的山脉。乌江是这里有名的河流。在这相距两百里上下的一山一水之间，有不少地方是穷山恶水。也有些支脉支流，散散落落，错综萦回，结成了无数小山小水小平原的地带。

黎阳屯是个百来户人家的小场。它所处的地区，正是这种地区之一。从西北方向来的一支大山余脉，沿途分支岔岭，走到这里的三台坎地方便煞了尾。过此一望，一片田野。那散落在田野间的，有些是半连不连的小山坡，有的是略有起伏的丘陵地。不过它们完全无碍于这舒展到隐隐远山外的一望平畴。这里有条河，叫蒲水河。这河若即若离地傍山流来，收容着那来自山间和坝上的洗花溪、小明沟等大小水流，缓缓地 toward 远山以外的乌江流去。从西面群山里流出的洗花溪，在坝上一座小石山下与蒲水河汇流。黎阳屯就在这夹着小石山的河口南面，相距不上半里路。那小石山翠石嶙峋，遍长着乔木杂树，春夏青苍，秋冬斑驳。它正名“纪功山”。人们喊讹了，就叫“鸡公山”。这是怪不得的；一来那字音太近；二来，地形也像，晃眼一看，确有点像从山里跑出来的一只大雄鸡，在这里守护着这临河的小场一样。场口有座跨连东

西两岸的石拱桥。西岸上的场镇，已延伸了几户过东岸，使得这小场，竟像系在条绿色带子上的一个变了形的黑葫芦。

一个地名总多少有点由来。黎阳屯的由来可不一般。纪功山上有块纪功碑。纪功碑上说得有它的来历。据说：明朝万历年间，有个叫杨应龙的在遵义造反称帝。那正牌的朱家皇帝派兵征剿。其中有个叫金黎阳的参将，曾在这里击溃杨应龙的一支主力。战事结束以后，他又回到这里屯兵落户。“黎阳屯者”，碑文上说，“我族入黔一世祖皇明名将金公黎阳屯兵之所也。”

一九四六年。深秋时节的一个傍晚，夕阳抹山，晚风卷起枫香树的残叶，像一片片烧红的赤金满天飞舞。这时，有两个人从山里走出了牛角垭口。走在前面的那个，身材高大，浓眉巨眼，油黑皮肤的脸上已略有皱纹。他头戴一顶没毛兽皮缝制的碗形帽；身穿青布对襟衫子，束着腰带；短裤脚，蓝绑腿，下登麻耳草鞋。他一只肩头上挂着火枪、火药角、沙子壶儿。另一只肩膀后边是一捆反卷着的兽皮。绕颈一条鸡肠带，吊着个斗笠在背上，斗笠被轻轻摆动着的火枪药角碰得梯嗒作响。这打扮，叫人一看就知道是个当地叫做打山匠的猎户。跟在他后面的，是个年轻姑娘。这姑娘装扮有些特别：头上齐耳根束着个发网，似乎不肯叫那一头蓬松的头发过于放肆。而那宽朗的齐统统对襟上装，又细又长打齐脚背的裤子，更是山里的、坝上的、做活的、读书的女孩子都从没有过的衣服式样。脚穿一双沾泥带草的帆布鞋，鞋尖子上都张开了口，不是说明穿得过久，就是说明她踢蹴的劲大，磨损过速。一个印花布打的大包袱挂在她肩上，看来不轻。

她却不在意。手里拿着把油纸伞，边走边甩动着玩。

两人走到红叶满地的山王庙前，姑娘叫道：“爸爸，我看你像有点累，歇歇再走不好？”

她爸爸抬手一指：“到都到了，歇什么？”

姑娘欢喜得一声尖叫，拎起伞把上那绳套，甩了个流星赶月。

她爸爸掉头扫了她一眼：“你秀气点不行？要记住你是个女孩子家……”

姑娘伸伸舌头，随着她父亲的脚步离开大路，上了草房地坝边的几步石坎。

草房的正门是开着的，却悄无声息。刚跨上地坝边沿，打山匠就放喉咙高喊一声“二哥！”

“二哥！垭口二哥！……”在边走边喊的打山匠快到门边的时候，屋子里一声响，一个戴着老花眼镜的老婆子伸头跨出门来，手里拿着正在补缀的东西，惊疑地问：“是哪个还在……？”

打山匠抢前一步：“二嫂，你看你这样老喽……还认得我不？”

老婆子推开眼镜打量了一会，失声叫道：“呵呀，你是凌华山师傅哇……稀客稀客！怕是十多年不见了吧，怎不老呵！快进屋坐……”

听着说话的声音还那么响亮，凌华山觉得这垭口二嫂还并不衰老。他笑笑说：“看来只是头发白了点，别的都没什么。”

屋檐口很低，凌华山取下火枪埋着头才进了屋。他那姑

娘却直着腰，发网上挂沾了几节断草。进门以后，凌华山指着女儿对垭口二嫂说：“二嫂，这就是我那丫头，小名飞飞。生她那晚上，梦见飞起来打到一只黄斑老虎。”他说着又掉回脸来，“飞飞，这就是我给你说过的垭口二娘。你……你叫龙二娘吧！喊金嬢嬢也要得，她娘家姓金——不，干脆不要带姓，懂吗？”

飞飞点点头，撂下包袱，垂着两手，规规矩矩叫了声“嬢嬢”。

垭口二嫂把飞飞从头至脚、又从脚至头打量了一遍，连声称赞：“好好，一看就晓得是个能干姑娘。就是……就是这身打扮像个男娃子。坐吧，还没走得累？”她指着门边的矮板凳，还拖过来两只草墩。

斜向东南的房子有点背光，屋里已黑影沉沉。凌华山目光在黑影里扫扫，不禁问道：“二嫂，传兴二哥呢？是……出门了？”

垭口二嫂长长叹口气：“哪里还有你传兴二哥？死啦！”

“死啦？”凌华山惊得伸长了颈项，“哪些时候？”

“日本鬼打到独山时。满两年喽……”

太阳已经完全靠山。凌华山马上觉得这屋里一片阴沉。沉默了一会他才又问：“害的啥病？他身子壮实嘛，我记得。”

这时垭口二嫂已走进灶房。她一边向灶孔里拨火放柴，一边回话：“什么病，丁卯年打祠堂留下的老根子……你那些年在这里听说过没有，这金龙两姓发了回大疯？两姓人争青龙堡那片地。那地是我娘家一点老业……”似乎为了在脑子里理理那件事的头绪，也似乎是灶里出来的柴烟熏着了眼睛

鼻子，垭口二嫂微扬着身子闭了一下眼睛。睁开眼后，她继续说：

“我爹辈是两弟兄。伯伯叫金银封，我爹叫金银成。甲子年大天干，我伯伯带着我那堂哥金树芝……你凌师傅怕还不晓得我的名字，我叫金桂芝呀。唉，说这干啥？我说的是，我伯伯一家全到远处逃荒去了。那时候，龙孝思出面要买那地。龙孝思就是如今将军第龙传周的老爹。实则是龙家族买下。大众的钱不心痛，价出得高些，我爹就放口卖啦。还没足价，首府大院金鉴秋、金如楠几爷子听到了风声，立马派人扣我老爹，同龙家争闹。那一闹，光天干还怕死不绝种，又大大打了一架。那都不说啰。过了十几年，我伯伯死在外面没有回来。我树芝哥带着一家人回来啦。他们说青龙堡那是上辈未分之业，要二一添作五分价款。说那价款是我这当女儿的得啦。悖时，两姓吃议和酒分了那块地，金家族下一半价就一文没有给。金树芝有两个儿子，金春涛，金春江。他们奈何我不得，就找你传兴二哥出气。有一天，他在场上碰着他兄弟，说起说起就给你传兴二哥一扁担。右腿打坏了，肋巴骨也伤了。就是那样就得了个咳嗽吐血的养身病，拖到前年……”

时光冲淡了人的哀思。垭口二嫂谈着，好像谈别人的故事，已经不很动感情。可是，听着的凌华山，胸膛里却像塞了个毛栗球样，呼吸也不匀称起来。

柴渣木叶毕剥地响，灶孔内亮出了火光。垭口二嫂提出水桶，要赶天没黑尽的时候去挑挑水来。凌华山说：“飞飞去挑吧！这外边屋山头坎下过去点有家人，水井就在那屋后边石

壁壁脚下。”他指了指。飞飞应声抢过水桶挑子，一路碰磕着出了门。

垭口二嫂点上桐油灯。交织的灯光火光，使这狭小的土墙屋子有了点活气。垭口二嫂站在灶背后舀水洗锅。凌华山干脆坐到灶门前去添柴烧火。他这次特地带着女儿远天远地到这里来，有个经过再三考虑的打算。而这个很多年没来过的地方，也料着定有些人事变迁。然而，龙传兴已死这一变化，对他又似乎很突然。这使他觉得有许多话要问要说，又纷乱得不知从哪里谈起。垭口二嫂这时谈的那些事，打祠堂他听说过；兄妹扯皮，内侄打姑爷种种，却一点不知道。

十多年以前，凌华山的家还住在天池岭老鸱山上的时候，不时下黎阳屯来卖点兽皮兽肉，买点东西。有年，这里后山一带闹野猪，他被请来专门打捕了几个月。为了进出山方便，他就住在垭口二哥龙传兴家里。两人由主客关系变成了好朋友。

最后一次到黎阳屯，那是三岁多的小飞飞生病，他下来给她抓药。那时他落脚在场上集贤客栈，只出山过路在垭口二哥家这里坐了一下。他记得当时还有金坡老石匠在这里。谈的话当中，还记得点影子的，是当时的贵州省主席王家烈摊派的什么“禁烟罚金”和“讨赤捐”。到了场上，货没出手，药也没抓到。山上专人来送了个吓得掉魂的消息。他匆匆回山，过牛角垭就再没停脚。现在想来，那次下山那一回，就是他凌华山和垭口二哥龙传兴的最后一面。

那点往事的影子浮来，凌华山不禁联想到了此地的另一个好朋友，就是那回也在这里见过面的老石匠金坡。金坡，

下巴一络长胡子，冬时腊月都打着光头。凌华山来打野猪时，他不过五十多岁，由于辈份高，一般人都喊他“坡爷爷”，“坡老爷爷”。凌华山是外地人，只按着年龄差异叫他做“老哥子”。那位石匠老哥子有个儿子，叫金锡周，是个仿佛有点憋气实在不憋的人。凌华山虽和他接触不多，印象也很好。

凌华山算着年头岁数，坡老石匠该是七十靠边的人了。他不禁问道：“二嫂，那坡老爷爷呢？还有你们喊的锡周叔。他一家子还好吗？”

“他吗？”正在淘包谷沙的垭口二嫂略顿一顿。“他在，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孙孙。锡周小叔叔没有啰，早遭难罗！红军过路那年，锡周叔在清江镇和红军玩了一下。红军一走就被抓。不上十天就叫到县城去领尸……那小婶婶赵翠吗，太年轻。老爷爷叫她各自‘走一步’。她走，走到阴曹地府去啰，跳了蒲水河……坡奶奶倒是去年才去世的。”

火光烘映里，凌华山脸上一片红。两笔粗眉毛在尽量往中间挤拱，就像两条黑毛虫要斗架一般。

“哦，红——军！”他把“红”字拖得老长，“军”字又嘎然而止。随即问道：“红军在这里扎过多久，二嫂？”

红军在遵义桐梓一带来复往返，打着震天动地的仗。但在这里，垭口二嫂说，大队只在县城和清江镇住了些天。住在清江镇的，分有几十百把人往黎阳屯这面来，进到山里，在卡马关和雷家的乌鸦兵打了一下，也没打上去就撤了回来，只在黎阳屯住了大半天的样子。

碰碰声响从大门转到间门，挑水的飞飞到了。翻门槛一荡，前桶里溅出一片水花。飞飞听得在谈红军。她是听说过

这个有点怪的名字的；桶没卸肩，就忙不迭地问：“你看到红军了吗，嬢嬢，像什么样子？”

垭口二嫂帮着提水倒进缸子。她发觉这姑娘手脚重。她那水缸又是有了点破损的，大意不得。第二桶水还没倒下，飞飞又问了第二遍。垭口二嫂只得边倒水边摇头。

飞飞虽然有点失望，等着这位嬢嬢回到灶后继续往下谈的时候，她还是赶紧把水桶、扁担放过堂屋，回来站在灶边细听。

垭口二嫂说：那时节不明白红军的底细，被两大府第那些人说得可怕得很。一听来了，赶忙就往山旮旯里躲。躲过几天回来，只看见在她家这土墙外面写的几个大字。又不两天，叫联保处派人来给铲了。

锅里水开起来，锅盖突突作响。灶上弥漫起一层雾气。垭口二嫂伸手去揭锅盖，却忘了似的没揭；她把手按在横木把子上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可惜哟，凌师傅！那红军，就像老辈们讲的太平军那样，是个过天星。”

在垭口二嫂放包谷沙下锅的时候，飞飞坐下拧她那裤脚上的水汁。凌华山咂紧嘴皮想想，站起身来，拉开这灶房对着山口那个侧门，迎着已有点寒意的夜风，走了出去。他在微星光下，把斜在地坝坎脚那所谓乡村公路上上下下看了一遍，再由大门转回灶房。

这时，垭口二嫂已和飞飞并坐在灶门口前面，在给飞飞讲红军在场上宰猪散肉、开仓分粮的故事。“……就是没人敢要，除了几个叫化子，就还有个龙华，他胆子大，去捡了两块没刨毛的肉——脚退一下，飞飞，让你爸爸坐里边去……”

凌华山边坐边接嘴：“哦，有个龙华！龙华是哪个，二嫂？”

“你凌师傅不晓得龙华？”埡口二嫂似乎有点诧异。“痣胡子嘛！芸芸斋茶馆的老板。袍哥行，那些年是管事，如今龙头大爷啰……”

凌华山脑壳动了动，不知是摇呢还是在点。

埡口二嫂继续说：“他那一去提肉，险喽，后来又差点叫两姓人干架打祠堂……”

飞飞清脆地叫了声“嬢嬢”，问道：“尽说打祠堂，你们这地方咋个的嘛？祠堂我看见过，像庙子，又不是豺狗老虎，打它干啥？”

埡口二嫂笑笑：“我慢慢对你讲嘛。”说着就站起身，转到灶背后，舀了一大盆水，动手洗筲箕瓢子，她正要开口回飞飞的话，却叫凌华山截住话头：“不忙，二嫂，不忙答飞飞问的那个！”凌华山一下子又站起来，尽量向灶后弓过腰去，压紧声音说：“我问个事，二嫂，你们这里，像金锡周那种案子，还有别的人犯过没有？不只红军过路那时。像后来，有地方就闹共产党，搞暴动……”

手里的刷把停下来，她微微呆了一下，忽地应声：“有有！前年。不，上前年啰。开头听到我稀奇，说集贤客栈窝藏这个。”她把刷把一拍瓢子，“‘瓢子饭’！……我说，人家开铺歇客卖饭，有一瓢子饭就算犯法？后来才晓得，说他窝藏共产党……金植三就是挨那一钉锤倒床不起的……你凌师傅想不想得起金植三？”

集贤客栈老板金植三，凌华山是相当熟的。听着“倒床不起”四字，他又一怔：“咋的，金植三也死啦？……那他那栈

房呢？”

“栈房在，新植三嫂在开。”一心要洗东西的埡口二嫂，应过之后就暂时停下嘴来。凌华山又坐回矮凳上去，拧眉沉思。飞飞拿起火钳加柴，不断碰得当当响。

过了一会，她放下筲箕甑子，揩揩手，搅了一下锅，转到灶门口并着坐下，才在叹一声气之后重提起话头：“凌师傅，人啦，没想头。我们那植三哥还算有两文钱的。大麻子金文彬和他是嫡堂兄弟。当上乡长，在他家抓出两个客人说是共产党，就说他是窝户，罚了一大笔钱……金植三就那样气倒了床……人还没断气，他两个亲侄子，就是他亲哥金植中的儿子金湘甫、金湘成，就要来顶绝业……”

“怎么的！”凌华山打岔问：“我记得，新植三嫂不是生得有一儿一女吗？”

“男娃死喽。老植三嫂不服气，放了耗子药，七孔流血！”

凌华山咬咬牙：“真不是人，那婆娘！”

飞飞陡起了眉毛：“咋不找几个人捶死她？”

埡口二嫂说：“也算天网恢恢。本来已经麻胡眼打过去了。金湘甫、金湘成去要绝产；那大婆娘自家一哭就哭漏了底；原来还怪是小姑娘失的手哩。”她说，那底一漏，新植三嫂就找她拼命，两个侄儿闹得更凶。金植三气上加气，眼珠子一挺，一命呜呼。那大婆娘也不两天就死了。事后经族里评断：丢在乡下的田地，一半交金湘甫弟兄，一半归祠堂。场上的店子就归新植三嫂母女。“又怪哩，”埡口二嫂忽地提高了嗓门，“店子给人家又不准人家开。凌师傅，你说稀奇不稀奇！”

真是稀奇，凌华山和飞飞都睁大眼睛，一点不懂。她的话似乎不很有条理。她忽然拿起火钳在火坑边上一拍：“啥子家规族法，天理良心？横顺都由他们在讲！”

凌华山并没问那“稀奇”。他的话似乎也没多大条理。他说：“想起有点差不多啊，倒是可怜。不过她姑娘也大了吧，我记得小时长得很乖，年纪和我小飞飞上下。叫什么！忘了！”

“叫金清芬，像绕口令样！”垭口二嫂应后，就转眼看着飞飞。“个子比飞飞矮点。脸盘子也小巧些，要白点。弯眉毛，小眼睛，尖尖下巴，就像她妈脱的壳样。长得俊，还聪明，听说在黎阳小学和清江中学都考前几名。要是她爸爸不死，怕上高中喽！……，凌师傅，你这飞飞读过点书没有？”

凌华山轻轻摇头。飞飞抢嘴说：“没得那个命。”

凌华山长长地叹了口气：“真怕也是命吧！要是我家不遭那场横祸，她妈妈不死，哥也在，我倒是定过主意，男娃女娃都要让识几个字的。她福娃哥就读了两年私馆子……”

垭口二嫂本来要到灶背后去弄菜，已经撑起身子；听得这话，大吃一惊，一下子又顿落在矮板凳上：“咋的，凌师傅？你家也……什么横祸？你看我这人多恍惚，光谈我的就不问你的。我还只说是你下来给飞飞备办……哎！……”

凌华山拖着慢腾腾的声调：“要对你讲的，二嫂。我想先听听你们这里的景况……”

在垭口二嫂记忆里，这个慊悍利索的打山匠说话是很少吞吞吐吐的。她诧异地对他扬了扬眼。等等，不见他往下说，只好起身转过灶后去弄菜，让他多想一下。壁上的油灯已经昏暗了。垭口二嫂把它拨亮一些，又看看灶当门那两父女，

这时，飞飞正伏在她爸爸耳边嘀咕什么。凌华山脸上阴了一会儿，又笑了一下，一把把女儿推开，就换了一种腔调朝着灶后的垭口二嫂说：“二嫂，那场横祸，我就长话短说吧……你做你的，慢慢听！”

“你二嫂总还记得，甲戌年三月十五那天，我下山来给小飞飞抓药，过你家这里，还进来坐了坐。第三天早上我赶回去，太早，天还不大亮。我没惊动你们。所以你们一点也不晓得我家出了事。

“那回下山，我带的一张麂子皮，几张黄鼠狼皮。第二天赶场，一张也没脱手，叫人毛焦火辣的。不讲信邪，是我挂念小飞飞的病；要讲，硬是像有什么感应一样，一夜睡不着。后来刚迷糊一下，老鹄山潘阿略连夜连晚赶到啦。他拉开被窝掀我起来，急抓抓说我福娃闯下了滔天大祸……喂喂，二嫂，蛋清流出碗啦！……你当听闲龙门阵那样听吧！”为了让垭口二嫂和自己都镇静一些，凌华山把话停了一忽儿。

“我那福娃，”他回头看飞飞一眼，“要大他这妹妹十多岁。没死的话，该是二十六七喽……听潘阿略说，那天，福娃他拿起火枪在山上赶什么小玩意。碰上一条大狼狗，他一枪就把那狼狗打翻了。那狼狗是雷家的。雷山王大儿子雷震岳，正带着他家几个乌鸦兵在山窝里打猎玩。虽说老鹄山隔天池岭雷家大寨二十多里，我是他家投庄佃户，自然有人认得福娃子。乌鸦兵追。福娃子跑。他们没抓住他，就赶到我那小石棚子的家，一下——一下把小飞飞的妈抓绑起，推下了悬岩！”

垭口二嫂正在刨饭粒上甑，“噫呀”一声，差点弄翻了甑

子。凌华山只得又停一下嘴。

“我屋外边那悬岩几十丈高，抛个石头都要半天才听得到回响，那下去当然没有活人……小姑娘呢？”他指了下飞飞。“那阵才三岁半，正在发烧出麻疹。许是他们怕传染病不敢手挨吧，把垫她那块破狼皮给她蒙头合脑包起，也抛往岩脚。我的天，这丫头不该死，落到半山，挂在了一根树杈上。潘老冬大爷那时正在对山挖草药，亲眼看见；等那些两脚狼狗走开过后，才喊着他儿子潘阿略一起转山爬岩下到那里把她取了上来，抱去他家。全得那苗老大爷，灌喂了几碗草药汤，不两天她病也好了……”

埡口二嫂砰地盖上甑盖，一下子扑到灶门前，在飞飞肩上狠拍一下，两眼端详着那张被火光映得红扑扑的脸：“乖乖，好险！大难不死，将来要活一百岁……”

扬起眉毛，定着眼珠，一动不动，飞飞在回溯那个依稀的梦境。

凌华山继续说：“回去以后，我先去找福娃。遍山满野四处都找遍了，只在两三里外一个斜坡刺笼里找着那支火枪。”他往堂屋那边指一指，“就是背起来这支。人呢，不见！掉转来把他妈妈埋了以后，又去找。只差把那些山山岭岭都翻倒过来，还是不见，不见活人也不见死尸。我老家原住在习水放牛坪。福娃是在那边生长的，快到十岁时才带过这老鸱山来。我想，是不是他跑回那边去了呢？两百多里路，身上没半文钱，一个十四五岁的娃娃，能跑得去吗？‘跑不去！’‘也难说！’我翻来覆去自问自想，到底打定了‘去看看才死心’的主意。去了，空跑一趟，没有哪家见过那么个娃娃的影子。问人问

不着，我就问菩萨。从那时起，碰上庵啦庙哇，测字算命的摊摊啦，就要去送几个钱。有说在的；有说不在的；有的叫到这方向那方向去找；有说到时候他自会回来的……说来哭笑不得，折腾了年多两年才真死了心……”

垭口二嫂插嘴说：“这后山狐仙庙的签，说是灵得很，再试一下不行？”

“还搞啥，我不大信那些啰！”凌华山说后，叹了口气。“我想，怕是跌在什么消坑龙洞那些见不着尸骨的地方；也怕是跌坏以后碰上了恶野物子喽，那倒是我打山的报应。”

三个人都沉默下来。只有灶内柴火的毕剥声，和锅里饭甑下水开的突突声在交织作响。

过一阵，凌华山打破沉寂：“那以后就简单啦，二嫂。我带着小飞飞离了老鸱山，转到两省边边上，武隆、南川、道真、搬搬住住，活像鸭棚子，拉扯了十几年。这回是从南川管的磨子岩来，一百五十多里。”

“这么回事，天！”垭口二嫂感叹之后，脑子里浮起一个问题，随即问道：“那么，凌师傅。你如今……你是想搬来这里住家不是？”

凌华山还没回口，外面有个过路的在打响声，说要点个火把。他于是说：“吃过饭再讲好不好，二嫂？我话长哩！”说着就起身给那过路的开那侧门。

(二)

油灯移到灶额上。灶内的红火子撮在灶门前火坑里。跨